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
请在主题中标注“生活札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4年5月15日 星期二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石风华

美编：王蓓

校对：曾艳

小半生 母女情

□李凤玲

恍若一梦，不觉已是小半生。母亲老了，我也年过不惑。这小半生的岁月里，充斥着我与母亲“相爱相杀”的母女浓情。

小时候，我喜欢看书，见了带字的东西就挪不开眼睛。我上课看，下课看；白天看，晚上看；上语文课的时候看，上数学课的时候，还看。老师并没有告我的状，因为成绩单上那出色的语文成绩让语文老师骄傲，让数学老师不忍。但过不了母亲这关。她狠狠地责备我，说着因为偏科而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。我只好在母亲的数落声里躲到一边，然后悄悄翻开新借来的《西游记》……

长大了，念了高中。关于学习，母亲已经不能再说啥了，于她而言，我的那些课本形同天书。但女儿的青春，让她有些如临大敌。

我写作业时，她翻我的笔记本，看有没有男生的笔迹；我洗衣服时，她翻我的衣服兜，如果恰巧有纸片落地，她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捡起，然后左看右看，似乎要从里面看出个“爱”字。当然，没有任何蛛丝马迹。于是，她又和从前一样，说着早恋会产生的种种问题。

话说，哪个少女不怀春。我那时也正情窦初开，虽说紧张的高中生活让我不敢轻举妄动，但那份心思还是有的。我对母亲的行为很是“咬牙切齿”，只得把自己的心思隐藏得更深。

上了大学，去了遥远的城市。背起行囊时，我看见了母亲的落寞。她肯定觉得，她已追赶不上女儿的脚步，此后，无论学习还是情感，她都不能再“指点江山”。

却常有信来，字迹歪歪扭扭，不成样子。终日的缝补浣洗让母亲总是提笔忘字，面对父亲的“冷嘲热讽”，她终于妥协，她说：“我口述，你整理。”于是乎，在母亲的唠唠叨叨里，一向说一不二的父亲也开始婆婆妈妈、颠三倒四，满纸都是好好学习、吃饭穿衣。

毕业了，当了老师，我心无旁骛，一心教书。一向怕我早恋的母亲却开始操心我的婚姻大事，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”成了她的口头禅，她似乎很怕她又丑又笨的女儿会剩在家里。但面对我带回家去的小伙，母亲却又是一万个不满意：“脸也太黑了吧？家也太穷了吧？学历也太低了吧？工资也太少了吧？”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向勤俭持家、帮困济贫的母亲，忽然变得有些“嫌贫爱富”。在她眼里，好像就没有能配得上自己女儿的男子。

在母亲的担心和絮叨里，我出嫁了。嫁给了那个在母亲眼里又穷又丑的小伙子。披上嫁衣那天，母亲泪眼婆娑地叮嘱她的女婿：“我这闺女啊，不善家务，结婚后家里的活儿，你就多做一点……”

“相爱相杀”半生过，化成柔柔母女情。如今的我教书为业，空闲时喜欢码字。母亲老了，她戴上老花镜，成了我的“铁杆粉丝”。她留意着每一张有我文字的纸片，总是读一遍，再读一遍。每当看到母亲捧起一张报纸或者一本杂志，认真品读属于我的每一个标点，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祈祷：母亲啊，愿岁月对您温柔以待，让您永远不老！

错峰出行之游南京

□李芮

我到南京啦。

从潍坊到南京的高铁需要四个小时左右，4月26日下午完成手头的事情之后，我便收拾行李开启一趟短期旅行，作为紧张忙碌一周后奖励自己的礼物。

“欢迎来到南京！”这是我到达南京后听到的第一句话，热情好客的南京从这一瞬间开始变得具象化。

南京对我来说，是一座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，我的身体从未抵达过南京，但我的眼睛仿佛认得这里的每一棵梧桐树。三天两晚，南京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有着照片记录不了的美，不仅是视觉上的和谐自然，更是充满浓厚历史感的氛围。

来到南京的第一站，我翻开了历史上最沉痛的一页——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。单是室外那些雕塑就好像要把人撕碎了一般难受，不知不觉就放轻脚步，恐惊了他们安睡的灵魂。走过黑压压的入口抬头看见点点繁星在闪烁，像那段无法喘息的历史，又像是他们所期盼的明天。

十里秦淮碧水盈，月下金陵俏江南，文人墨客为金陵写下无数佳句。循着杜牧“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”的脚步，我来到了在灯光映照下波光粼粼的秦淮河，人头攒动，五彩斑斓。风静静地吹，我慢慢地走，河水正缓缓地流，游船时不时穿梭于桥水之间，看着眼前景，听闻耳边情，“一池春水胭脂色，流到前朝梦里来”已脱口而出。幸运的是因为时代更迭，我们早已不用忧虑太多。和朋友一起安心享受这一河的桨声灯影，也算是不枉此刻的驻足。

不知何时，打卡当地博物馆已成了我每到一个城市的必选项，为此便专门为南京博物院留出一天时间。“馆”与“院”的一字之差，险些来到相反的目的地，所幸司机师傅温馨提醒，我们如愿穿越时空，亲身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。历史馆、民国馆、艺术馆、特展馆……每个展厅都如同一部历史的篇章，每一件文物都穿越千百年来相见。很奇怪，我明明不懂，可那些历史的见证者们总吸引着我看一眼、再看一眼。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，或许这便是我们中华五千年未曾中断的浪漫。

南京最后一站，我来到了红山森林动物园。园长沈志军始终拒绝动物表演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每只动物的“放任自流”。在它们面前，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人类，而是平等的生物。在这里，作为观察者的我们只能期待和许愿，动物们出现并展现个性的同时你刚好在场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沿途的路标以及科普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印刷体，而是以动物口吻手绘定制的专属档案。把爱藏在细节里的动物园，温柔、呵护、尊重。

钟山风景区、总统府、牛首山……因为时间和天气的限制，很多地方我未能置身其中去体验、去感受。但年轻的我还拥有年轻的季节，何必过分遗憾呢？没有比当下更好的时刻了，生命中的愿望总会在不经意间实现。

“欢迎再来南京！”离开时司机师傅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让这趟南京之旅悄然闭环。而我的心里已生长起下一次见面的种子。

二嫂

□李兴贵

二嫂名建芬，生在陕西东南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。她个子不高，肤色略黑，可人长得周正，柳眉杏眼，梳着两条大辫子，走起路来特有气质。建芬初中毕业后就进了村里的秧歌队，成了台柱子。
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建芬不到20岁时，就有媒婆上门给她介绍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。小伙子在家排行老二，建芬遵从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嫁了过去，从此成了二嫂。结婚次年，家里添了对双胞胎。二嫂孝敬公婆，相夫教子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陕西一带盛行闹秧歌。看着二嫂闹秧歌的精彩劲儿，村里的后生都眼馋二哥的好福气。

就在孩子两岁那年的农历正月十五，县里组织闹花灯，二嫂被选派进秧歌队参加街头表演。

演员们手持绸扇，步飞如天仙踏云，腰软似春风戏柳。县城中心大街两旁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。正舞得起劲呢，领舞的二嫂手里的绸扇突然打在了一个人脸上。二嫂一愣神，脸腾得一下红了。原来是一位摄影大哥在拍她的时候，被后面的人一下挤到了二嫂跟前。

男人大约30岁光景，一头短发，人长得高大魁梧，身上穿了件军大衣。男人并没有狼狈离开，而是对着二嫂憨厚一笑，随即退后几步并跟着二嫂继续前行。男人姓范，部队复员之后进入县烟草公司工作。他爱好摄影，还时常在报纸上发表作品。演出当晚，他跟着秧歌队一路拍摄，二嫂是他的主要拍摄对象。

演出结束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，二嫂随着人流赶往自己村的集合点。正走着，

后面有人追了上来，“同志，请问一下，你是哪个乡镇的？”二嫂扭头一看，竟然是那位摄影爱好者。二嫂扫了那人一眼，立即把头低了下来，羞涩地回了句“俺是肖庄王李村的”，然后就小跑着钻进了人群。

回到家后，二嫂一晚上没睡好，一闭眼，那个魁梧的身影便浮现在眼前……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一天中午，在自家烟地里除草的二嫂正准备回家，猛然瞥见了那个魁梧的身影。“你，怎么来了？”

“领导安排我来做技术指导，顺便来看看你。”二嫂低头盯着地上的烟叶，双手用力拧着锄把低声说道：“你快回去吧，让别人看到不好。”男人急促地说：“我听说你家日子过得紧，如果有需要，我来帮你。”“不，不用……”二嫂还没把话说完，就低着头从男人身边匆匆离开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孩子高三那年，二哥在外地打工时出了意外。老范听说后便拿着3000元找到二嫂：“你要坚强起来，孩子上大学由我来资助。”二嫂忍着悲痛，点了点头。

此后，老范常常接济二嫂母子。老范的妻子病逝后，相识近40年的二嫂和老范成了“老来伴”。

前年春天，老范因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，二嫂悉心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每天为他按摩。村里慢慢有了风言风语：“60多岁的人了，伺候一个非亲非故的老头子，图个啥？”

话传到二嫂耳朵里，她收起晾干的衣服，笑而不语。他们哪里知道，在她这一辈子，那个瘫在床上的人给予她精神上的依靠到底意味着什么。